

住在乡下的植物

关成春

小时候,房前屋后,田间地头,除了庄稼就是花草树木。从春到秋,我们不断地拔,那些没什么用处的野花野草像顽皮的孩子,跟我们捉迷藏,转身之间,又长出来。

芨芨草、江斯腊、胭粉豆、喇叭花、小波波花……当年,只要播种过一次,此后每年春天就会如约而至,篱笆边儿,土墙根儿,村路两旁……到处都是绿草,到处都是花朵,拔也拔不完,铲也铲不掉。

千奇百怪的植物,万紫千红的花朵,从低矮的茅屋周围一直铺展到天边——村庄住着一个庞大的植物家族。

除了庄稼和蔬菜,每家院落都开满了花。芨芨草的荚果是女孩子的最爱,捏开来,翠绿的果皮紧缩在一起,夹在耳垂上,那是我们此生第一枚耳环。胭粉豆的果实是黑色的,圆滚滚有不太明显的棱角,小波波花的果实是扁圆的,呈现温润的奶油色。当年,我们把这些果实串起来挂在手腕上、脖子上,制作出人生第一副手链项链。

芨芨草的花像盛满蜜糖的小壶,把壶口掐开,可以吸到香甜的花蜜。胭粉豆和喇叭花的花瓣都不够繁复,我们大把地采摘,用头绳捆扎,让它变成富丽堂皇的“牡丹”。村路两旁有一种花叫烟袋锅,我们常摘下来叼在嘴里,煞有介事地学乡村老人吸烟的样子。香蒲的花是个毛茸茸的棕色棒棒,我们爱不释手,却终究顽劣地把那些毛茸茸的种子撕开,让它们随风飘舞……

卷帘花长得又高又大,通常种在窗前,

一开窗,便是它橙红色的花朵像举起的金盏。这种花儿最受蝴蝶的偏爱,有一种黑色带花斑的蝴蝶被孩子称为大马莲,那蝴蝶一遇见卷帘花,便围着花儿翩翩起舞。

卷帘花每天变换不同的姿势,招惹不同的蝴蝶,在我们窗前做画。

花儿轻轻摇曳,蝴蝶扇动羽翅,老猫蜷在炕席上酣睡……多么温馨宁静的岁月!

野草像绿色的毯子,细心地铺在每一个角落。稗子、狗尾巴草、牛筋、猪牙草……它们是家畜喜爱的食物,任由牛马猪羊啃食,却永远都吃不败。拉拉秧、蜊蛄蛋、水泵棵、红眼巴……这些土里土气的名字,像极了狗剩、丫蛋之类的乡村小名!各种各样的草,各种各样的树,我们跟草木耳鬓厮磨,在草木的荣枯过程中慢慢长大。

村庄永远都藏在一片绿云之中。每一种草都会开花,无论走到哪里,总会有某种植物,在满目的苍绿中迎风举起一朵小花,给我们带来惊喜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村路两旁变得跟城里一样,除了绿化树,属于乡村的花草了无踪迹。如今,院子是一定要喷洒农药的,绝不允许水泥或是花砖之间有纤瘦的小草冒出头来。田间地头也要喷洒农药,只留下灰暗的土地。

那些梦里的花草连同我们的童年,都躲到哪里去了呢?

如果植物也变得整齐划一,这世界又怎么会缤纷绚烂?

活在心情里

朱道平

中午,表叔拿来两块从古玩市场淘来的旧手表,让我帮着看看手表的产地。我不玩古董收藏,对手表相关知识也不甚了解,如何帮得了?

表叔许是看出了我的心思,他说:“表盘上有字母,你上网帮着查一下,不就行了吗?”

我从表叔手里接过手表,表盘上有一层包浆,看上去很有年头。我打开手机,坐在旁边的表叔有些紧张,呼吸粗重,两眼紧紧地盯着手机屏幕。第一块表的结果出来了,是国产的。表叔顾不上这个,赶忙说:“看看另外一块。”这时,我明白过来,他真正在乎的是这一块表。不一会,手机屏幕显示此表产自瑞士。表叔听了,拿过那块表,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玩着,像寻到了宝贝,咧着嘴,笑得合不拢,说:“卖家没有骗我。”

我问他收购这两块表花了多少钱?表叔狡黠地一笑,故作神秘地说:“保密。”

见他这副样子,我也乐了。可我猛然想起了他家那满屋子的蟋蟀罐,便问他蟋蟀养得怎么样?哪料表叔摆着手说:“老了,玩不动蟋蟀了,那些蟋蟀连罐子一起送人了。可我总不能闲着,就爱上了收藏旧手表。”

我轻轻点了点头,打趣说:“你这兴趣转移得够快的。当年你为了淘到好蟋蟀品种,结伴远去山东寻货,想不到你说不玩就不玩了。不过,古玩市场鱼龙混杂,你要多留个心眼。”

表叔说:“你表婶在家说我收藏旧手表是无聊乱折腾,还担心我被人骗,一直不赞成我玩这个。这两块表是瞒着她收来的,我心里没底,拿不准,这才找你帮忙查查,现在我放心了。”说着,他要那块国产表送给我,说他家里还有十几只。我婉言谢绝了,说:“还是你留着吧,没事的时候,将它们一起拿出来,饱饱眼福,图个乐子。”表叔乐呵着:“还是你懂我。”说着,他拿起桌上的两块表,站起身:“我走了。回家我让你表婶也跟着乐一乐。”

表叔是哼着小曲走的。我透过后窗望过去,他边走,边将手表贴着耳朵,聆听机器发出的轻细的“滴嗒”声。我不知道他回家后,表婶还会不会说他无聊乱折腾。但这世间,谁不是活在心情里?如果能有一两样东西,能让自己开心愉悦,那这日子就有了岁月发出的悦耳的“滴嗒”声,美妙且幸福。

登上展现自信的舞台

钟竹意

县里举行大合唱比赛,作为老年大学的一分子,我有幸参加了演出,前前后后一个多月的排练、彩排,感慨良多。

第一次排练,大家你看着我,我看着你,面面相觑,如此的“拉杂成军”,委实让人心中无底。随着时间推移,像我这种五音不全的主也找到感觉了,像模像样地跟着哼唱起来。往往半天排练下来,唇焦口燥呼不得。我被分在二声部,一开始不知所措,常被一声部带跑了调还浑然不觉,完全不得要领。

女声要高亢,就必须吊起嗓子,我可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,恨不得多明戈跑来救场。我信奉“拳不离手,曲不离口”,在家做家务时,大声哼唱。家里那位忍受不了我的“鬼哭狼嚎”,经常哀求我,别唱了。我一时兴奋,在老姐妹们群里说,五音不全的我要参加大合唱啦!结果有人打击我说是奔着参赛服装和鞋子参加的,我义正辞严地告诉老姐妹,什么叫做“集体荣誉感”,什么叫做团结就是力量。

随着比赛临近,我们渐渐领悟到大合唱的魅力。大家齐心协力,争取歌调一致,嗓音汇成一股奔腾的河流,激荡着心田。

到了比赛那天,化妆时,有男士恍然大

悟,“怪不得明星那么漂亮,敢情是化妆的啊!”更有男士恭维我们“你们今儿真漂亮!”听听,咱今天就是明星啊!虽然明知是美丽的谎言,我还是乐得合不拢嘴,照单全收了。我这才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表演欲,大合唱就唤醒了我内心深处渴望展示自己的欲望。

那天的我们经过一番倒腾,女士全穿上了一袭缀亮片的白色礼服,盘上发髻,胸前戴上一朵鲜红的绢花,男士一律红T恤、白裤子。在亮相时,我们听到了掌声,心里万分激动。当灯光亮起,我站在舞台中央,差点陶醉了。想不到我的第一次“献声”是在六十岁。我想起了指导老师的谆谆告诫,“切忌扫台!要目中无人!站在舞台上你的眼中只有你自己!”我敛声静气,全神贯注地盯着指挥老师的手,开始演唱。

演出结束,我如释重负。没有怯场,没有抢词,没有忘词,我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!最后得知我们得了96.7分,只能屈居殿军,多少有点儿失望。可是没关系,贵在参与!我们已经努力展现了最好的一面!

曲终人散,我的心中竟弥漫着不舍和惆怅的情绪。舍不得卸妆,满怀憧憬的我支颐沉思:啥时还有一次大合唱……